

第三二〇冊

明倫彙編

官常典

政事部

卷一
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

三

世宗憲皇帝

三

宋人

王居卿

李穆

李彌大

盧知原

第廿四

沈晦

薛徵言

唐文若

張孝祥

汪大猷

周淙

王庶

莫濶

范成大

吳芾

李繁

蔡洸

劉才邵

李植

周執羔

張連

陳桷

韓肖胄

柳約

葛勝仲

衛膚敏

劉才邵

范成大

吳芾

李植

蔡洸

劉才邵

范成大

吳芾

李繁

蔡洸

和國家安危其責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無敢質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致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銅宜少寬之宦官譖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瘳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瘳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詔與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瘳始視事有相挺爲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直學士四川安撫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圮瘳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瘳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於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韓肖胄

按宋史本傳肖胄字似夫祁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爲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徵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二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陞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傅燕肖胄策幽薦且有變宜陰爲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嘗

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爲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廢若廣修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斤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綱路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邑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古証今切於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寘名舊悉隸三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寘名於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寘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寘名則此項遂亡顧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衆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以軍期吏緣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顧詔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爲姦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土主庭戶更相健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私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稅必將接跡

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力或募江北流徒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冊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強軍聲大振普當雪此憐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盡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半年自帝卽位始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溫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鋒喜戰今三帥所統多四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搖攻戰之利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不若擇文武正督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遺臣請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忠臣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土主庭戶更相健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私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稅必將接跡

爲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詔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讓事肖胄隨問隨答衆皆聳聽其還給駕車及頓邇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於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李彌大

按宋史李彌遜傳彌遜弟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覲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已擢用耆舊招放盜賊國尚有人未可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求與走馬承受白鐸侍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彌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鄆州名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既而遣帥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東宜撫副使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

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畱爲將成嶠澗間以遏敵詔遣使名授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致盧紀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縱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詔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畱臣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柳約

按宋史本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爲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雍正遷博士改宣議郎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編戶均一科數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捐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竟先母兩月卒

盧知原

弟法原

按宋史本傳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學正次乞罷內外官列堂曰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秘書省校書郎進著作佐郎徵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名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鑄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左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謫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

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閭自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开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觀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數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於天願捐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竟先母兩月卒

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

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祕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

運使升祕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

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溫州時葉凜陷建州楊勍陷

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

蘇海道轉粟及金絹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

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

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

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

督孟庾辟爲參謀改徵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

輝言知原爲政乖謬詔復爲都督府參謀官章再上

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字立之

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

遷司農卿賜二品服爲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

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更不能欺坐王黼累

罷爲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浚

承制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

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

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

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

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城

關師古主之屯遇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

前後屢捷上所倍重會兀术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

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錄

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

之憂患卒於軍始法原爲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才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葛勝仲

按宋史本傳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叅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

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

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

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所是

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

史中丞石公彌言僖祖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

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况在

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

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

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修

嘗裒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

爲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官以勝仲兼論德勝仲

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

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

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

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

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

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

歸建炎中范宗尹爲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

咸救還復知湖州時羣盜縱橫搖諸郡勝仲修城

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雖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於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

忠援趙鼎稱驛議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

人言甚壯膺志頗性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
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
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辰歸朝歲久用
爲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爲邊
患晦選諸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
請降晦犒遣之結誓而去自是公辰孤立不復犯邊
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徵猷閣直
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
卒晦贈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
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德經句

按宋史本傳肩敏字商華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
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國子博士尋改教授六
年召對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
主生辰肩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
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
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
其奏既至燕金質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
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達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
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肩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
肩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
兵已舉殊不爲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
代璽肩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
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肩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
可令南朝人行之哉始辯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
不說中道輞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
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

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効矯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蠶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建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爲渙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煩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爲恥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詔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詔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擊朱泚如殺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型則失之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非欲

食惠衣服減媢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
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
兼侍讀言行在頤與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
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
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
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
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客機園城中時
乞致仕高宗卽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
閑寺於閑退而用者遂遷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
太后兄子孟忠厚誤闕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
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
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
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
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
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
恩勸臣下莫若貢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
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
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
選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
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
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
謬稱臣諫官李處選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
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
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大
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

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臥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龍德言

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於
朝不待報卽諭漕臣發衡水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
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
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
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
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
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
卒高宗念之轉絰百匹特與遺表恩

劉才召

按朱史本傳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鷄太
宗名見未及用而卒嘗憤五季文辭卑弱倣楊雄法
言著法語八十一篇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
釋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嘗幹文
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
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侍居閒十年御史中丞慶

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
耶典侍右選事先是宗室注宮觀岳廟例須赴部遠
者或難於行才邵言許經所屬以聞於部依條注擬
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
州卽城東開渠十有四爲牴與斗門以瀝匯澆田
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
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樞臣用
事之時雍容退避以保名節所著櫛溪居士集行世
唐文若

按宋史本傳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
若少英邁不羣爲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敎潼川府給
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旣至而勾濤出不得
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
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殿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
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
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遠惜
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
改令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瓦陵谷八百餘
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龍園戶
避苛斂轉徙餓餕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
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
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於朝除田租二萬一千頃免
稅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
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
祿丞召改祕書郎爲文思簽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

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
爰整其旅文王以典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
春秋所懲蕭何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彊矣
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
餘言自檜王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
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
以掌制時有爲宣和執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
若喜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議
已劾文若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爲近臣言唐文若無
罪可改近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一萬石又
請歲糴常平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
粟不腐遂以著令餘干嘗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
遣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三十一年
召爲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
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驥
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
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
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
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則
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於歷陽
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
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
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爲今日上豐然曰援浚者
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綏親征
之期起浚知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烈喜功將士多

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爲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羣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旣書黃因過周必大謫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等又改宗室子偁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復大入官軍悉戍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旅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范成大

按宋史本傳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職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納處民以爭役鬻訟成大爲冊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一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鑿石築防置閘四十九所立木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

書乾道令以絹計賦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爲錢三千足今絹實貴當倍時直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祐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敗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司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府廣西倉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敝詔復行鈔鹽漕司均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彊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爲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爲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

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二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爲要地增戰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成奴兒結擾安靜岩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娶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卽斬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具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於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兩月爲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閑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紹興三年加大學士四年薨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覽卷錄桂海虞衡集行於世

張孝祥

按宋史本傳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墳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墳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墳策首稱贊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墳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

東軍節度判官諭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墮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儕素憾貳且唱第後曹泳指孝祥於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太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鑽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事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芝生太廟孝祥獻文曰原芝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在仁宗英宗之室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樞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爲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裏聚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數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名赴行在孝祥旣至爲湯思退所知及受後薦恩退不說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

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畱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効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堤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蓄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以疾卒年三十八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讐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李植

按宋史本傳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於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勅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裏聚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數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名赴行在孝祥旣至爲湯思退所知及受後薦恩退不說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

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畱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効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堤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蓄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以疾卒年三十八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讐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李植

按宋史本傳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於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勅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裏聚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數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名赴行在孝祥旣至爲湯思退所知及受後薦恩退不說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

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除直學士院兼都督府參贊軍事俄兼領建康留守言者改除敷文閣待制畱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陳金之勢不過欲要盟宣諭使効孝祥落職罷復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復以言者罷俄起知潭州爲政簡易時以威濟之湖南遂以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堤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蓄盈倉以儲諸漕之運請祠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以疾卒年三十八孝宗惜之有用才不盡之歎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讐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李植

按宋史本傳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於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勅孝祥姦不在盧杞下孝祥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於是湯思退之客稍稍被逐尋除知撫州年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事繁劇孝祥剖決庭無滯訟屬邑大姓並海裏聚爲姦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數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名赴行在孝祥旣至爲湯思退所知及受後薦恩退不說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

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於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寧知桃源縣汝士朝奉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汪大猷

按宋史本傳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論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母遠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人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母違所長量能授官母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官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於大子而止遷祕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者長雇直隸總經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僉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害及編

氓宜取一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勸咸豪奪相先陵轉州縣惟富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強盜賊更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卒用新制乘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彊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彊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上奏曰彊盜烏可忽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

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軒胎得叩榜云彊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効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旣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敢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卽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旣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官起知泉州毗舍那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費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畱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爲毗舍

那犯境大猷曰毗舍那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舍耶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用牛頭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數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知隆興府凡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効降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相史治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勤所著有道齋存藁備忘訓齋等書

蔡沈

按宋史本傳沈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之後徙雷州父伸左中大夫沈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名爲刑部郎從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艤相衝時久旱郡民築陂澆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沈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澇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澆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祭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爲一體不得自爲同異所輸丁網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網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名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

喜洗常言財無塗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微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陞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一方賜卿洗謝卽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洗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請於朝賜諡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貲至售所賜銀輒贍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周淙

按宋史本傳淙子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宜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東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攜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維揚會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邑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化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帶臨安駐蹕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除祕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大夫封長興縣男

吳芾

按宋史本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舊故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延見羣臣俾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說服天亦助順矣上建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薨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速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裏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士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官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懷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周執羔

按宋史本傳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徵宗擢爲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還觀會稽尋以繼母劉氏乞歸就養調撫州富黃縣丞時四境倅擾潰卒相挺爲變令大恐不知所爲執羔論以禍福皆斂手聽命既又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至繪像立祠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

以義異之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官在奏免支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芾去大姓利於田湖復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殴傷酒家保芾復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一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造舟以梁姑溪歷陽築者久役漬歸聲言欲趨郡境芾呼至城下厚犒遣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詔褒諭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利再奉太平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後十年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爲文豪健俊整

爲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大樂久廢不修詔奏常習肄之訪輒舊聞尤閑工器制作始備累遷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於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奏檜旣以科第私其士論譙諱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繇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閩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夔部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添播夷叛其蒙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貰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夷人自是皆惕息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爲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爲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舌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一日侍經筵自言學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短已乃垂涕上惻然卽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術執羔以爲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癃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蓋國家一切之

政不得已而爲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爲聚斂可乎舊糴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凡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獨之可也上裏然曰災異如此乃無一人爲朕言者卽詔從之充安恭皇后故宮按行使日與聞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閱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畱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上曰遂除龍圖可也經筵一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尚畱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時閩粵江西歲饑盜起執羔陞辭以爲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於易

李繫

按宋史本傳繫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糴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盜起編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病之也泣數行下繫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

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額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繫相度以聞禁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眠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眠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車上之前後凡三年繫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旣樂與官爲市遠邇謹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成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繫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恰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繫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繫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上意方嚮用而繫亦欲奏繫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繫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繫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先事發廩庫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人饑創外和糴在州者獨多繁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餉事挺謬奏軍食猶惡孝宗以問繫繫減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二十年吳曉竟以蜀叛安丙旣誅職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繫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

王庶

按宋史本傳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爲金人所破舉燕雲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謂師道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坐視其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直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寇大宰李邦彥夜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且夷虜畏服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以庶爲陝西通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庶益爲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燮旣遁歸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會官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率兵舉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能從金人大入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旣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知端與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退其衝金人詭道陷丹州州界鄜延之間庶乃自當延安路時端盡統涇原勁兵庶屢督其進端訖不行遂陷延安語在端傳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觀察使王燮亦將所部發興元庶至甘泉而延安已不守旣無所歸遂以軍付燮而自將百騎馳至裏樂勞軍尚倚端爲助庶至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

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爲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愛其身者端怒謀卽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走寧州見謝亮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失矣春秋大夫奪庶節制使印又拘廢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出疆之義得以專之請誅庶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爲之端沮而歸乃奪庶節制使印又拘廢其官屬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効得罷丁內艱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之言可用乃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奏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版授參議官浚念端與庶必不相容端未至但復其官移恭州庶因謂浚曰端有反心浚亦畏端得士始有殺端意矣語在端傳紹興五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邑及三泉縣彊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子縣月閱子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

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趙閩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荊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荆北經略安撫使又復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鹽山縣丞縣闕令遷攝縣事縣與諸僚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僚合大剽掠連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一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汎江撫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遷攝縣事運撥糧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斂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

張運

按宋史本傳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鹽山縣丞縣闕令遷攝縣事縣與諸僚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僚合大剽掠連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一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汎江撫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遷攝縣事運撥糧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斂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

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與以臨鼎州

城中大震連與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

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一柵降其衆移貳濡須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既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於學刻續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名入對除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斤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抵牾失于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陰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備蓄典故修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連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

善不善宜及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贊決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于兩淮襄漢之間以爲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癟之餘禪勞徧安輯之方嚴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旣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鄱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莫濛

按宋史本傳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

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於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華以臧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於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各刻姓名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遺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於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謀窮竟既至咸以冤告濛命囚去桎梏引体至庭詢竊發之由鬪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抵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

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匱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龍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爲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怨上令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

判官未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陞辭上以城圮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闈分授諸將各刻姓名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遺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於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國史白於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綢九百緝至斯春郡公

黃黼

按宋史本傳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遊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二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于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界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謫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澆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棟批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繕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范應鈴

按宋史本傳應鈴字旼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於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

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猝而治之縣十二鄉寇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旣而復催以檢核之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捕之部使者數應鈴力爭不從卽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旣出令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爲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綱紀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核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卽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閭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勤

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內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卽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斂軍籍汰老弱以大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椎酷與利斬五邑悉改爲戶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戶人勤之權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其可誘之利其羸耶末新禾木羣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趙希邵

之有才略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穴擒之誅其爲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賴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鑄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解踰年乃拜命旣至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上覩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故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率乎弄權之閹寺言皆譖直識者避之遷尚左郎官尋爲浙東提點刑獄力尙便養改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併訖挾三萬戶風采凜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官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隸謫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僚蔣何三族聚